

同。并且，由于他们都不愿意在修正机械论的科学和哲学唯物主义上耗费心智，所以，尼采所描述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神这两个希腊精神形象，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

这些事实表明，洛采不仅影响着詹姆士，而且，这位美国心理学家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他的这位德国前辈志趣相同，愿意自发而善意地倾听洛采的思想。洛采的构想和批评性思想有助于青年詹姆士许多探索性的观点迅速聚焦，并作为既定的权威力量强化了这些观点。这几乎可能是威廉·詹姆士首创的和得天独厚的精神受到影响的唯一形式。

二

当转向考察詹姆士心理学中明显受洛采影响的一些具体方面时，我们会面临心理学的方法和目标的问题。我们首先考察洛采的有所限定且极为谨慎的学说。

洛采仔细权衡了使心理学成为一种纯粹自然科学的得失，就像普遍流行的“模式习语”可能具有的那样。他说道：“我们的目的是发展一种灵魂生命的学说，尽管它完全满足自然科学立场的需求，但仍然要为那些道德和宗教的反思的附属品留有余地。对这些事情进行讨论的权利，受到了我们这一(科学)狂热时代不公正的挑战。”^①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保留，揭示出洛采最典型的方法论原则。对真理的探求不仅要以对某种经验事实的尊重为指导，还必须以不可抗拒的理智和道德要求为指导，即不可伤害生活经验的其他方面。因为任何出自于仅考虑“事实”而得出破坏深层次的美学和宗教信条的结论的假说或理论，都违反了思想上连贯性和整体性的要求。但从另一方面说，以事实为代价一根筋地坚持整体性，也同样不合时宜。一个可行的方法必定是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我们必须从事实中获得整体性，同时必须根据在经验和知识中所获得的整体性来解释每个事实。

一旦我们想到，在19世纪中期，对于洛采和他的同代人来说，“科学”几乎被当作“机械论”的同义词，而在那个时代，“机械论”意味着某种由布赫纳(Büchner)、海克尔(Haeckel)和福格特(Vogt)发起的朴素唯物主义，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当时的人们在美学、道德和宗教经验上对直觉小心翼翼的关切。这种观点导致人们只接受从数据中获得的、具有物理学性质的原因和物理学性质的力，且仅承认“实在”是由物理性质的微粒构成的。洛采则坚决反对诸如此类的狭隘构想，无论它们是打着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幌子。洛采在生理学和医药学方面的训练，使他在适当的限度内倾向于支持自然科学和机械论的解释。但就洛采而言，上述意义上的机械作用，绝不是有机现象的最后或最终的根据；机械作用仅仅是充当着事件的普遍且本质的传递者与促进者，而这些事件则由一些更深层的力量所触发。

将机械论的这种阐释运用于心理学，会迫使人们放弃意识是大脑机能的假说或詹姆士所称的彻底唯物主义形式的“意识自动机理论”。在此，我们引证洛采简洁而精妙的原文：“对于具有精致构造的神经系统，当下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现状，决不允许我们将其描述为有益于心理学研究的基础。”^②但洛采因其特有的审慎态度，并没有立即飞奔到幼稚的思辨观念论的阵营中。尽管洛采向我们保证，“只有如此多且正是这样的事物存在于世界上，才是承载着价值(value-laden)的理念的意义所必需的，承载着价值的理念是世界的本质”，但他也告诫

^① Rudolf Hermann Lotze, *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Leipzig: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52, p. 8; cf., pp. 32, 65.

^② Rudolf Hermann Lotze, *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Leipzig: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52, p. 169.